

#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长编价值例说

## ——以经部为中心

许超杰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摘要:**《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是翁方纲所写的《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很大部分是翁方纲所辑录的资料长编,前人未注意到其长编的价值。事实上,长编所载之书名、作者、卷数、序跋、印鉴、版本信息、翁方纲校语等信息对《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可借以考证作者生平、底本信息、书名流变、书籍流传、内容删改及《四库全书》馆臣之校理意见。

**关键词:**《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长编;经部;编撰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6-0087-08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以下简称《提要稿》)是翁方纲任职《四库全书》馆分纂官时所写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提要的初稿,共计千余则。《提要稿》对于研究《总目》编撰史、分纂稿与《总目》定稿之间的关系、分纂官与总纂官在《总目》编撰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有重要价值。《提要稿》包括为撰写提要所辑录的资料和提要两部分。笔者将此类辑录的资料称为资料长编,简称长编<sup>①</sup>。吴格先生曰:“《提要稿》中所撰提要,有题为‘谨按’、‘谨案’者,有未题‘谨按’、‘谨案’而实为提要者,兹统一体例,遇此即补题‘谨按’二字。”<sup>[1](凡例)</sup>这些“谨案”即为翁氏所撰之提要,下文径称为提要。

目前学界对于《提要稿》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提要部分,对于长编所涉甚少。乐怡曰:“翁氏《提要稿》每篇提要之前,几乎都有翁氏从原书中摘抄的札记,其主要目的是为撰写提要时作参考。”<sup>[2]</sup>其对长编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概括,但由于乐氏既没有系统分类,又非详细论述,故难免挂一漏万。刘仲华在论述《四库纂修提要稿》时对长编的作用有所涉及,其言曰:“在翁方纲所撰《提要稿》中,翁氏首先摘录了原书序跋的内容和所做时间、相关藏书印记、主要内容,其间也偶尔附有个人评语,类似于读书札记。……在翁方纲所撰提要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大量摘录书中的内容,并间附自己简短的评语。有些摘录甚至达到数千字,颇为详细……为了自己撰写内容提要积累资料。”<sup>[3]370-371</sup>可以说,刘氏对长编所辑录的各种内容基本都已提及,并言及长编的作用,但限于篇幅(仅数百字),难以深入。张升认为“札记”的写作一方面是“翁氏治学、写作的一种习惯”,另一方面则是起“备忘”之用<sup>[4]</sup>。张氏只是概论其写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许超杰(1985-),男,浙江慈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

<sup>①</sup>笔者所谓“长编”包括眉注、旁注在内。学者一般将“长编”称为札记,如乐怡、刘仲华,然笔者以为,这些内容是为编写提要而辑录之材料,称之为长编更为合适。吴格先生在《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凡例》中说:“《提要稿》正文以外,行间眉端,多存朱墨笔之眉批及小注,批注或出于翁氏,或出他人,不尽可辨识,兹不区分字体,加括号录于相关内容后,并注明‘眉注’、‘旁注’。”从内容可知,这些眉注、旁注即使出于他人之手,亦当是与翁氏同校书籍之纂修官,非后人所加。笔者此文所讨论之问题只涉及长编之价值,至于其为翁氏所撰抑其他纂修官所加,关涉不多,故不加区分,径作探讨之资。

<sup>②</sup>乐怡此处所说不确。案翁氏所纂的经部191则提要稿中(为免分歧,整理本从嘉业堂本中辑录者不算在内),没有长编的102则,占53.4%,乐氏所谓“每篇提要之前,几乎……都有札记”之说不可信从。

作原因,亦未深入。事实上,长编对于研究《提要稿》、《总目》乃至《四库全书》皆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笔者不揣鄙陋,试以《提要稿·经部》长编为例,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以期阐明其价值,使其得到学界重视。

## 一、长编内容略说

乾隆与《四库》馆臣在编撰《四库全书》之初就决定“另编目录一书”即最终编订完成之《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内容,则要求“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sup>[9]54</sup>，“要旨槩括,总叙崖略”<sup>[9]55-56</sup>。在此背景下,翁方纲为纂提要稿必是以书名、卷数、撰人姓名、生平爵里及对书籍主旨之考证为中心的。翁方纲编撰长编的目的主要是为撰写提要作参考,故长编亦以与书名、卷数、作者、内容考证相关之内容为中心。

《提要稿》长编所包涵的资料甚为丰富,其中多颇有助于考证者,现举其大端,略分七类,概述其内容及其价值于次。

## 二、长编所载书名、卷数、作者及其价值

目录之内容,首要者为书名、卷数、作者,《提要稿》长编亦首列书名、卷数、作者。但《提要稿》长编对书名的记载与《总目》常有歧异处,通过长编或能纠正《总目》之误,此亦其价值之一端。

如《周易传义折衷》条长编记曰“《周易传义折衷》三十三卷”,“《周易程朱二先生传义折衷》卷第一”<sup>[10]</sup>。是知此书《四库全书》<sup>①</sup>底本题名为《周易传义折衷》,卷中题名为《周易程朱二先生传义折衷》,而《四库全书》及《总目》皆题为《周易程朱传义折衷》<sup>[6]23</sup>。案此书《经义考》<sup>[7]785</sup>、《浙江采集遗书总录》<sup>[8]7</sup>皆作《周易折衷》。是知此书题名多有歧异。长编之题虽未必真确,但给我们提供了底本明确无误的信息,为我们考证书名提供了确实的资料。

对于书籍的卷数,长编所记与《总目》亦多有歧互处。长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关于底本卷数的资料,对我们考证书籍卷数具有重要价值。如《周易衍义》条长编记载:“《周易衍义》七册,无卷数,《经义考》亦不著卷数。”<sup>[10]</sup>而《总目》此条著录为十六卷<sup>[6]23</sup>,且并无说明,似其本即分为十六卷。如无长编记载,则《四库》底本是否如《总目》所言为十六卷,则不可知也。

至若作者,长编所具材料更多。如其于《郭氏传家易说》条曰:“‘绍兴辛未’仲夏,朱彝尊《经义考》作‘辛亥’。辛亥是绍兴元年,雍序自言伊川歿时方四岁,伊川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则雍生于崇宁三年甲申,至绍兴辛亥才二十八岁,当以辛未为是。”<sup>[14]</sup>案《总目》此条删此考证。目录之用即在使人开卷而知其书,对于作者,当然需要得一确凿之结论。此条若无对作者的考证,则证之《经义考》,难免疑惑。其考证之价值可见,于读《总目》亦不无补益也。

以上例说长编对于书名、卷数、作者考证之价值与意义,《提要稿》长编中此类材料甚多,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 三、长编所载序跋之价值

刘仲华说:“翁方纲向来比较重视序跋,认为序跋是展现或者概括本书主旨、体现学术流变的重要信息,因此凡所校阅图书,大都抄录其序跋以及作序时间。如果所校办书籍中的序跋时间与前人著录的时间不一致,翁方纲还仔细加以考订。”<sup>[3]30</sup>正如刘先生所说,翁方纲对序跋非常重视,翁氏常在长编中抄录涉及写书缘由、刻书信息、书籍内容、藏书信息之序跋。这些序跋对于考订《四库》底本之删减,考索书籍内容、作者生平,考证《总目》讹误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 1. 考《四库》本之删减

《四库全书》在抄录书籍时对底本之序跋多有删减,长编中多辑录这些序跋之名称,甚至全文照

<sup>①</sup>笔者所言《四库全书》即《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录。故以长编之记录比对《四库》本,可知其删节情况。如《读易纪闻》条记录此书之序四则,而《四库》本此书无一序,是知《四库》此书删节序跋甚多。这些被删减的序跋有助于了解书籍主旨、价值及前人对此书评价者,长编抄录的这些序跋可使我们对书籍有更深入的理解。

如《四库》本《洪范正论》只有胡渭自序一则,而长编中录有鲁曾煜序,此序于《洪范正论》撰作缘起、价值皆有精到论述<sup>[1]52</sup>。鲁曾煜序从《洪范》研究学术史的角度对《洪范正论》撰作缘起、主旨,《洪范》研究源流等问题作了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洪范正论》的撰作背景、学术价值、学术史意义。《四库全书》在抄录此书时删去此序甚不合理,此序赖长编以存。长编中如是具有重要价值之序跋甚多,其价值勿庸赘述。

## 2. 考佚书内容、作者生平

清廷在修撰《四库全书》之时,除抄录者外,更多的是只存其目,甚至因为种种原因而被禁毁。因为乾隆所搜集的遗书中颇有稀见之书及抄本、稿本,这些书在作存目、禁毁处理之后,很大一部分现已佚失。陈先行先生在《影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弁言》中也写道:“由于《四库》并未将当时所有图书收入,或存目,或删除,或禁毁,而存目、删除、禁毁之书在今日并非皆有流传,那么札记多少还在客观上记录了这些佚书的面目。”<sup>[9]13</sup>长编所录序跋佚文,颇有可供考订佚书内容、作者生平者。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存目》收录明汪浩然所撰《琴瑟谱》一书,此书《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sup>[10]</sup>、《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sup>[11]</sup>皆未收录,《四库存目标注》亦仅录《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之信息<sup>[12]398</sup>,而无相关版本、收藏信息。可知此书即使没有佚失,亦已颇为稀见。

翁方纲所书此书提要曰:“《琴瑟谱》三卷,明嘉靖四十二年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汪浩然辑。有罗浮、叶春及跋。而浩然之名,省志、郡志皆无之。第一卷有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专习是二器者,故言之详。应存其目。”<sup>[11]109</sup>

《总目》所记与《提要稿》大体相同,其言曰:“《琴瑟谱》三卷(浙江巡抚探进本)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详,自称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殆乐生也。第一卷有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浩然能协琴瑟之声为八音,尝谱大成乐奏之广州学宫。湛若水尝为作记。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以专习世业,故言之特详耳。”<sup>[8]332</sup>

从《提要稿》、《总目》可知,在撰写提要之时,汪浩然的生平已无可确考。但通过长编所录此书自序可略知汪浩然之事迹,现录于次:

嘉靖癸亥秋八月朔日琼州府学正乐生员汪浩然自序:浩然役志雅乐,长益究心,酷好琴瑟,壮岁乃与同郡琴师吴悌游罗浮山,偶遇真师,授以八音之详。其于琴瑟合奏,宛然太古遗音。乃知古人琴瑟不离其侧,以二物相须为用也。累年玩索,时阅二纪,因携子王翰度琼海,涉度关,走豫章,入会稽,寻禹迹,遨游遍访,务究真元。遂自吴返于故邱,窃取诸贤往谱,考其同异得失之详,别为序次。适总督广闽都台百川张翁节制三省,奉命削平逆寇。既而濯征海夷诸寇,肤功屡奏。岁壬戌腊月,乃移檄琼郡大夫,征浩然赴苍梧,俾以正乐舞之责,而令愚父子合琴瑟而并奏之,即命浩然备琴瑟之谱而梓之。<sup>[11]109</sup>

从其自序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汪浩然学琴始末及其履迹,并可知《提要稿》、《总目》中所提到的奏乐广州之原委。若深入考察,或可证其琴瑟乐律本自道教(偶遇真师、务究真元),亦可与古人将音乐与天道合而观之的思想相联系。其提供之信息不可谓不富。

《提要稿》长编所辑录之序跋关乎书籍内容、作者生平者颇多,其价值不容小觑。

## 3. 考《总目》之误

《总目》某些讹误即因不录序跋所致,通过长编所录序跋可以考证其谬误及致误之由。如《四库全书总目·了翁易说》曰:“此本为绍兴中其孙正同所刊。”<sup>[8]7</sup>《提要稿》曰:“其子正同绍兴十二年知常州,刊于官舍。今此抄本有正同跋。”<sup>[13]</sup>并于长编中抄录此书之跋曰:“先公晚年益绝世念,致一性命之理。

尝著《易说》，以遗诸孤。正同谨以家藏刊于毘陵官舍，庶几流传，不没先志。绍兴十二年十月日，男右衔义郎权发遣常州军州事陈正同谨题。”<sup>[13]</sup>则陈正同当为陈瓘之子。《四库》本《了斋易说》若著录此跋，故可免此误也。

#### 4. 考订底本

《四库全书》删刈底本序跋致使《四库》所依据之底本难以考证，长编所录序跋多有助益于考证底本之材料。如崔富章先生在考证《总目》“《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条时说：“清康熙间徐乾学据毛氏汲古阁藏影抄宋本辑入《通志堂经解》中，惟下半部各卷后卫湜增入者，校刻时移入前去，失原本面貌。小四库（《四库全书荟要》）据通志堂本缮录。《总目》称‘两江总督采进本’，版本不明，库书当与小四库同。”<sup>[13]134</sup>崔先生此条推测虽颇合理，然终无直接证据。而《礼记集说》长编抄录纳兰容若序<sup>[1]67-68</sup>，则知此书底本为《通志堂经解》本无疑。

### 四、长编所录印鉴与底本考订

刘仲华先生说：“翁方纲本人精鉴赏，因此对于图书的版本，尤其是稀世的珍本、稿抄本之款识、藏印等信息非常重视。乾隆朝征集遗书之初，原计划是抄写副本进呈，但后来各省所进图书绝大部分都是原本，这些都为承担校办任务的分纂官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sup>[3]370</sup>或许如刘先生所说，翁氏最初辑录各书之印鉴是为了鉴赏<sup>①</sup>，但现在看来，以印鉴为资料，对翁氏所校各书进行考察，能考出翁氏所校书籍的版本流传情况及其他更为丰富的信息。现将翁氏所录经部各书之印鉴、及可考出之藏书家表列出，见表1。

表1 《提要稿·经部》所录印鉴

书名 页码	印鉴内容	可考知之藏书家 <sup>②</sup>
了斋易说 2	山阴祁氏藏书之章、澹生堂经籍记、愿流传无损汗、旷翁手识、澹生堂今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子孙世珍、彝尊私印、敦复、绣古堂续藏书、吴、焯、吴城	祁承燏、朱彝尊、吴焯、吴城
南轩易说 6	绣古堂续藏书、鉏莱翁、曹溶、吴城、愿流传勿损汗	曹溶、吴焯、吴城
周易卦爻经传训解 9	宝田堂书画记	吴模
周易传义折衷 10	绣古亭续藏书、鉏莱翁、曹溶、蝉华	吴焯、曹溶
周易衍义 10	曹溶、樵里曹氏收藏图书记	曹溶
周易图说 12	吴焯、竹垞、吴城、瓠亭、愿流传勿损汗、宝田堂书画记	朱彝尊、吴焯、吴城、吴模
易象钩解 14	周雪客家藏书	周在浚
易序丛书 19	董其昌印	董其昌
顾氏易解 28	传是楼徐氏图书	徐乾学
周易古今文全书 29	绣古	吴焯
大象观 31	竹垞	朱彝尊
今易诠 32	曾在李鹿山处、盐官吴氏闰云楼珍藏书画印	李馥
易学管见 37	竹垞、因之、壬申会元	朱彝尊
读易蒐 40	竹垞	朱彝尊
汇雅 125	吴郡赵颐光家经籍	赵颐光

①笔者以为翁氏辑录藏书印鉴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考证版本流传，但并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此点，阙疑。

②此藏书家据杨廷福编《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中国藏书家印鉴》（上海书店，1997年11月）考订。

如以吴氏绣古亭为例,上表所列之五种(《了斋易说》、《南轩易说》、《周易传义折衷》、《周易图说》、《周易古今文全书》)有吴焯印鉴之书,《绣古亭熏习录》均有收录<sup>[14]①</sup>,通过考订《绣古亭熏习录》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了斋易说》条曰:

右澹生堂钞本,卷尾载绍兴十二年子正同跋。按胡氏双湖云:正同绍兴十二年知常州,刊于官舍,刊本只题《了翁易说》,初不分卷。又《东都事略·列传》:陈瓘字莹中,南剑州人。章惇、蔡卞主绍述之论,追贬司马光,上谤宣仁后。瓘因对,哲宗感悟。徽宗朝迁右司谏,上疏论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从交通,罢知无为军。方袖疏论蔡京而命下,于门外缴四奏京,罢。召还,迁右司员外郎。又以书抵曾布,布怒,除名,编管袁州。坐其子正汇上书,逮系开封狱,安置通州,移楚州。卒年八十五<sup>②</sup>。瓘有词辨,通《易》数,言天下治忽多验,自号了翁云。子正汇、正同。是编题曰《了斋易说》,岂出自钞胥之譌耶?然焦氏《经籍志》亦作《了斋易说》一卷,则相沿已久矣。<sup>[14]529</sup>

从《绣古亭熏习录》此条题跋中我们可知:(1)澹生堂抄本,即《四库》之底本。(2)吴焯藏本《了斋易说》“初不分卷”,而《提要稿》、《总目》皆注为一卷,知此为馆臣所改。(3)《东都事略》有陈瓘之传,为我们了解、研究陈瓘提供了丰富的信息。(4)焦氏《经籍志》(案:即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了斋易说》。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陈瓘及《四库》底本皆颇有助益。

同时,通过对印鉴的研究可知《四库》底本的收藏源流,这对于考订《四库》底本亦具有重要的价值。亦以《了斋易说》为例,可知此底本迭经祁承燦、朱彝尊、吴焯收藏,这为我们提供了《四库全书》所收《了斋易说》底本较为完整的收藏源流。

## 五、长编所提供之版本信息及其价值

我们知道,除《永乐大典》本外,《总目》只记录底本所献者、所藏者为谁,或径书通行本,而不著录此书之版本形式。长编对于版本信息,如版本形式、行款、底本格式等多有记载,这些记载皆利于我们考订《四库》底本。

翁方纲对于特殊版本,如抄本、写本、善本等,在长编中多有明确记录。如《周易古占法》、《南轩易说》长编注为抄本,《了斋易说》、《易辨》长编注为“澹生堂抄本”<sup>③</sup>,《诗经六帖重订》更是详细记载曰:“抄本,红格,板心书名之际作七字曰‘羹牆之间见艾吕’。”<sup>[15]</sup>

这些对底本版本形式之记载,对于《四库》底本之确认具有重要意义。如《总目》记载所收《易辨》底本为郑大节家藏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记录为:“二老阁写本。”<sup>[10]13</sup>《四库存目标注》亦只著录浙江所进之二老阁本信息。通过比读《提要稿》与《总目》之《易辨》提要可知,二者文字虽有差异,然明显可得出《总目》此条自《提要稿》改编而来,即翁方纲所校读之《易辨》即为《总目》之底本。而翁氏所校亦之《易辨》明确记载为“澹生堂抄本”。是以我们可以知道,《易辨》底本当为二老阁所藏之澹生堂抄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注并不确切,不能确切提供《易辨》底本之信息。若无《提要稿》长编之记录,此底本信息终将难以确知。

长编对于所校书籍格式亦有所记载。由于《四库》底本多不可考,或已亡佚,这些记载就对我们了解《四库》底本之格式、考证《四库》本对底本之篡改有了重要的价值。如《洪范正论》条长编记载:“凡引《正义》及《书传》,皆较经低一格。其引诸儒之说及己说,皆低三格。”<sup>[15]2</sup>今《四库》本《洪范正论》<sup>④</sup>则是

①案:《绣古亭熏习录》所录五书中有三种题名与《提要稿》略有不同,《南轩易说》作《南轩先生张侍讲易说》,《周易图说》作《钱氏周易图说》,《周易古今文全书》作《周易古今文大全》,然比对跋文,可知为同一本。而《周易折衷》一书,当即为《提要稿》所著录之《周易传义折衷》,则目录有而正文无。此本《绣古亭熏习录》为残本,阙失颇多,《周易折衷》题跋正在阙失之列。

②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八二册《东都事略》卷一百《列传八十三·陈瓘》作“卒年六十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了斋易说》原稿作“淡生堂抄本”,详见《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整理本)第2页,《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影印本)第九册,第737页。

④详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十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引《正义》及《书传》，皆较经低一格，而引诸儒之说及己说则较经低二格。可见《四库》本未遵守底本格式，擅自改作。

## 六、长编所载目次对书籍内容考订之价值

《提要稿》长编中常会抄录书籍之目录，翁方纲辑录目录盖出于对书籍之考证。如《易序丛书》条长编详细记载了此书的目录：“《易序丛书目录》。开封赵汝楳。卷之一 易雅；卷之二 筮宗；卷之三 八阵通说；卷之四 通记衍义；卷之五 通记拾遗；卷之六 如意成图略；卷之七 如意城画地；卷之八 六日七分论；卷之九 辩方图；卷之十 纳甲辨。”<sup>[119-20]</sup>下文更对每卷内容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通过《易序丛书》提要稿可知，翁氏此条意在辨证此书非《易序丛书》原本，其中夹杂非此书者甚多，故将各卷目次及主要内容详细列出，以便于考证。通过比读本书篇目及各卷主要内容更可证明翁氏所言非虚。翁氏在长编中记录篇目的目的多与此同，即为了考证书籍之内容。

同时，因为《四库》馆臣校办之书颇有亡佚者，长编对书籍目次、各卷内容的记录颇有助于我们了解此稀见、亡佚典籍之内容、主旨。如《大易法象通赞》一书底本为写本<sup>[107]</sup>，《四库存目标注》惟记录《总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之版本信息，对现存此书之收藏单位、书籍内容概无所涉及<sup>[1216]</sup>。此书或已亡佚。长编对此书的序跋、目次有详细记载<sup>[122-23]</sup>，对我们了解此书之内容、主旨具有重要意义。文繁不录。

《提要稿》中涉及之抄本、写本甚多，除已亡佚者外，长编所录目次对于校正现存版本文字之正误、内容之完阙皆有重要意义。

## 七、翁方纲之考证及其价值

翁方纲在校读图籍之时，对书籍的内容多有考证，这些考证结论多书于长编之中，颇有价值。现将这些考证分类，例说于次。

### 1. 对前人著录谬误之辨正

中国目录学发展源远流长，一种书籍往往被数种目录所记录，但这些记载亦难免有误。翁方纲对记载谬误者多有辨证，其价值不言而喻。如《周易集传》条曰：“其于卦象、爻象有互观而得之者，有拆观而得之者，有横观而得之者。至于卦变、爻义、物象、字训，无不分疏。《吉安府志》谓此书‘每卦爻下各有分变象辞占’者，非也。”<sup>[111]</sup>此条即是对方志目录著录错误之补正。

### 2. 对字词之订正

翁方纲在校读图籍之时，对于书中文字，多有考订。如《石鼓文定本》条曰：“篆文一卷，即从杨慎本摹出者。时有一、二改杨之误（如第三鼓‘田平既安’，第一鼓‘口馭兴口’，旧作‘孙’，杨慎本作‘峙’，虽未必然，然今以石本核之，实非口字）。”<sup>[1139]</sup>可见翁氏以多种版本、书籍考订文字，以正其讹。

### 3. 对底本之校改

翁氏多将其校读书籍之具体意见记录于长编之中，这些校读札记无论是否为《四库》本所吸收，皆有其价值。如《郭氏传家易说》条长编曰：

以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条，已分见于本书各卷之首。盖《文言》以上所论皆上下经，故须列于卷首，而卷内则无之；《系辞》以下所论皆传，故分列于卷内，而卷首则无之，郭氏原书必如此也。惟此抄本则下七册是其原抄藏之本，而兹首册则是另抄补入之本，盖原书首册已失，收藏家即从《大易粹言》抄补之，以足此首册也。而《大易粹言》则系提口于卷首，乃是《大易粹言》辑书之体例，非郭氏原书样矣。今口口存此四条，是与本书卷内相复，似以删去为是。谨签候酌。<sup>[115]</sup>

此所谓“以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条”，当即指《总论》而言。案诸《大易粹言》卷六十

五《系辞上》有“白云郭氏曰：《系辞》首一章之义，当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故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一条，卷七十一《说卦》有“《说卦》论说八卦之道……所谓作者矣”一条，卷七十二《序卦》有“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后万物……所谓塞乎天地之间者也”一条，卷七十三《杂卦》有“六子之刚柔……是以独乾坤为刚柔”一条<sup>①</sup>。此四条分列于《四库》本《郭氏传家易说》卷七《系辞上》、卷九《说卦》、卷十《序卦》、卷十一《杂卦》之首，而《总论》无此四条，是知《四库》本《郭氏传家易说》翁方纲之校读意见，对底本进行删改。翁氏所改虽甚有理据，然若能了解《郭氏传家易说》底本文字与《四库》本之异同，对于研究者来说自有其意义。

《四库》馆臣对于底本之校改非皆确实无误，若能以长编之校改资料、意见为依据，对《四库》本进行校正，所获必能颇丰。这对于具体书籍，乃至对《四库全书》校改之研究皆具有非常重要之价值。

#### 4. 对书籍得失之考证

由于四库提要最终需要“要旨櫟括，总叙崖略”，故对书籍内容的考订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提要稿对书籍内容的考证颇多，甚有价值。但《总目》、《提要稿》限于形式、篇幅，对于书籍内容之评价，往往只能写下结论，至于依据，则常常阙如。有些情况下，《提要稿》长编为其提供了依据。

《礼乐合编》之长编更是为提要稿的每一条提供了理据。《提要稿》言道：

其书以经典古训之语，合诸后世说部小史之语杂采之。又或间出一二断语，并分别名目，如所谓“本纪”、“统纪”诸类，皆无复有文理。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意谓考礼乐者无所不该，而不自知其混淆也。大约编次既无体例，叙次又乖文义，毫无条理，竟不成书，并其目亦不必存矣。<sup>[176]</sup>

读《提要稿》可知此书之不经，然翁氏于《提要稿》内并无实例以证之。较诸长编，方知此则《提要稿》每句皆有据依，有理有据者也。长编曰：

诸卷诸类皆分“本纪”、“统纪”。引某书不疏某篇，如《汉书》第云《汉书》，而不著其为志、为表、为传，此已不可。至于引自古礼乐事，而总于其末条注之云“已上《二十一史》”，此何说。每引古礼乐事，以经典古训词，合诸后世说部小史之语杂采之。又间或出一二断语，皆无分别。记古今礼乐之本末源流，自必如马、郑诸《考》、《志》，备晰源委，又事必各依其类，方能详尽。今但每事举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搀入者，意盖谓考礼乐者无所不该，而不自知其混淆也。<sup>[175-76]</sup>

《提要稿》之依据了然可见，实可谓无一句无依据。这种长编颇有助于我们了解《提要稿》及《总目》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可了解《四库》馆臣的学术态度。

## 八、校办图书之意见及理由

翁方纲亦于长编中提出对校读书籍之处理意见，并提出其理由。因为长编是翁氏为撰写提要所辑录的资料，其中所具按语、判断不似《提要稿》、《总目》需作冠冕堂皇之语，是以更能见翁氏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往往能更直接地说明此书的价值和之所以需要抄录、存目或无需存目的原因。

如《黄钟通韵》条《提要稿》对于其价值只说“未知果能逐一符合否”<sup>[110]</sup>，《总目》更是只以国书的正统观来判断此书价值，有失偏颇。长编中小字径书“时人之作，未究古韵，可以无抄”，直截了当，言简意赅，而此书所以只需存目之原因已了然可见。

本文分七个方面对《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长编的价值进行了研究，长编是《提要稿》撰写的基础，通过阅读《提要稿》可以略窥其编撰之依据、过程，对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撰、《四库全书》底本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若深入、全面研究《提要稿》长编，必将大有收获，且能推动《提要稿》、《四库全

<sup>①</sup>详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十五册《大易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1、724-725、737、746页。

书总目》乃至《四库全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 参考文献:

- [1]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吴 格,整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 [2]乐 怡.翁方纲纂《四库全书提要稿》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2:10.
- [3]刘仲华.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0-371.
- [4]张 升.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构成与写作[J].文献,2009(1):158-168.
-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6]永 瑢.四库全书总目: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朱彝尊.经义考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8]沈 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M].杜泽逊,何 灿,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9]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影印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 [10]莫友芝.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M].傅增湘,订补.傅嘉年,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2]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附索引)[M].程远芳,编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3]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
- [14]吴 焯.绣古亭熏习录[M]//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北京:中华书局,1995.

## **The Study About the Value of the Data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Written by Weng Fanggang**

——Case Studies on the Titles of Jing Section

Xu Chaoji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e data of *The Manuscript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Written by Weng Fanggang is the draft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which has much value on the study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Pioneers didn't give attention to the data that used to write the manuscript. There are many informations that written on the draft about title, author, volume, preface, signet, edition and the words written by Weng Fanggang which are useful in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study. This paper studied about the values all of this.

**Key words:** *The Manuscript of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Written by Weng Fanggang;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date; Jing section; edition

(责任编辑 王 作)